

环球视觉系列



美国新纪实丛书

来自 近 阿 密 的 追 猎

〔美〕庄彦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实丛书

美国新纪实丛书

I712.55

150

来自迈阿密的追猎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7 号

(黑)版贸审字 08—96—0017

责任编辑:田仲三

装帧设计:姜 录 一 玛

责任印制:郭淑杰

来自迈阿密的追猎

Láizi Mài ā mì • De Zhuiliè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佳木斯书报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印张 12 14/16·字数 260000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17—0974—0/I·958 定价:16.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1989年1月24日,西奥多·泰德·邦迪在
科罗里达州监狱被推上电椅,仅用1分钟……

策划 张 抗

主编 〔美〕庄 彦 田 原

编著 李忠华 戴 华 高建新

白 彦 赵淑平 王晓明

内 容 提 要

西奥多·泰德·邦迪是美国 10 大通缉犯之一，有 4 大州的 24 个警察机构的警力在追捕，新闻报道充满恐怖气氛，“大色魔邦迪平均每月猎获一个少女，2 月琳达、3 月唐娜、4 月苏珊、5 月凯瑟琳……”人心惶惶，谈虎色变。

邦迪被押在阿斯番监狱候审，他巧妙地乘出庭之际跳楼逃走。曾被他吓得魂不附体的西雅图市民，如今又像怕地震和飓风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一起惨无人道的欧米加屠杀案出现了，听说还要……

在科罗里达州法庭上，邦迪的恋人布妮坐在证人席上，他的母亲在旁听席，亲朋好友应邀到场。邦迪宣布，“我与布妮结婚典礼开始！”

法官、陪审团成员、警察瞠目结舌……

听证席上的人们为之愕然……

在一个标榜文明、自由、民主的国家里，对这种随心所欲的罪恶行为却没有起码的防范措施，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走入新的视野

——代序

当代世界是变幻莫测的世界，
当代生活是色彩斑斓的生活……

为了真实、全面、生动地反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为读者敞开一片新的视野，北方文艺出版社在加大选题策划力度的基础上，拟在近期相继推出几套系列丛书，以飨读者。出于创品牌的考虑，我社将这几类丛书，按其体裁及题材分为几大系列，成为固定的栏目，分期分批予以出版，如反映世界各国重大事件和社会现状的《环球视角》纪实系列，反映爱情生活的《勿忘我》浪漫系列，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华奥义经典》系列……等等。

这套“美国新纪实丛书”，便是《环球视角》系列首批推出的丛书之一。“新纪实”在文学评论中是个新的字眼，对这个字眼的概念也有多种解释。其实，纪

实文学是从本世纪 70 年代由纪实剧（亦称文献剧）演变而来的，这个新剧种最早出现在本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其代表人物霍希胡特、魏斯和吉普哈特等，常通过官方文献和法庭记录对不久前的历史性事件进行检验。他们当时担心西方，特别是德国，正在忘记纳粹时代的恐怖，因此便在现代史中探索罪恶和责任的各种题材。

我社在《环球视角》这个栏目中，首次推出的这套“美国新纪实丛书”，在追记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融进了全新的小说及新闻的写作手法，全方位地从社会事件及当事人心理上来剖析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读者透过这个新的视角，了解美国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面，触摸到“美国梦”的另一个脉搏。

近期，我社还将在《环球视角》纪实系列中，推出“俄罗斯新纪实丛书”、“意大利新纪实丛书”等，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北方文艺出版社选题策划中心

1997 年 1 月 20 日



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瀑布山脉彰明昭著，崎岖的火成岩的山脊像一把利剑将华盛顿州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带，山脉的东部是干旱、绵亘起伏的农田和近乎沙漠的广袤地带，这里夏天气候炎热，冬天则非常寒冷，而在海拔较低的西部地区，气候却比较温和，空气相当潮湿，那里的土壤通常是酸性的，长满了植物，野生动物遍布。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具袒露的尸体将很快被肢解。

绿、蓝、白、灰是华盛顿州西部地区的主色：广阔的森林和国家公园是绿色的，很久很久以前早在冰河期形成的海湾和湖泊是蓝色的，白雪皑皑终年覆盖着许多山峰，天空通常是一片令人沉闷的灰色，这是因为北太平洋大气流经常在奥林匹亚半岛登陆，这股气流在进入内陆之前，由于瀑布山脉的阻隔而逐渐减弱，因此，西部地区晴天的日子不多见。

尽管冬天寒冷、多雾，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天空漆黑，几乎分不清早晚，然而华盛顿州的人却喜欢野外活动，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条小船，或者一辆野营车，最起码的有一间供滑雪时住的小屋，要么在湖畔拥有一份财

产,或是驾着一辆带有轮子的庞然大物——当地人叫作周末旅游汽车。野营和垂钓在这个州十分流行。

华盛顿州的城镇人口绝大多数为白人,主要聚集在西雅图市及其周围地区。尽管城里人身体也都很强健、剽悍,适应城区以外的野外生活,西部地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乃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半封闭的气候温和的地带,这里没有外部世界的那种混乱和喧闹,也没有人类所面临的那些最严重的挑战,那地方看上去是那样的安定和洁净,他们说这是一块养家糊口、繁衍生息的世外桃源。

这话也正是詹姆斯和他的妻子希利早在1974年2月1日之前所常说的,他们住在西雅图东郊,那里到处都生长着枫树,生活舒适。詹姆斯在一家现金收入记录机公司工作,妻子是家庭主妇,他们有3个快乐的行为规范的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名叫罗伯特;两个女儿,一个叫劳拉,另一个是21岁的琳达。

琳达是个很有才华的歌手,性格外向,深受母亲的喜爱。她有一副很甜美的嗓子,两只蓝色的大眼睛,留着齐肩的棕色头发,总是面带微笑,神态沉着、自信。她身材苗条,充满活力,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专业四年级的学生,她希望毕业后当个教师,因为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去年秋天,琳达和另外4名女同学从原先的集体宿舍里搬到西雅图城里的大学区,住进了一幢二层楼的绿色木板房。琳达在楼的底层有她自己的一间卧室,房间里有一扇窗户,她房间的隔壁也是一间卧室,两个房间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层

薄薄的胶合板。

琳达还是当地一家电台报导滑雪消息的播音员。对当地成千上万的滑雪者来说,她只是一个声音悦耳的琳达(因为播音员在播音时从不把自己的姓告诉听众),是她经常通过令人愉快的声音告诉他们伊甸峡谷已经开放了,水晶山的积雪已达7英寸,以及夜间可以在阿尔盆山谷进行滑雪等。

每天早晨上学之前,琳达起床后便先踩着自行车到电台去上班,电台离她的宿舍不远,但在西雅图的冬天黎明前那段时间外面一片漆黑,而且常常下雨,此时大学区里活动的人通常很少。

在美国的城市里,敢于冒这样风险的年轻女子是少见的,琳达不怕独自出门,也不怕因此而在大学区易受坏人袭击,因为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差不多4年,看上去她并不知道1974年1月初就在离她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女子曾遭到歹徒的袭击。

和琳达一样,玛丽也和其他几个人合住一幢房子,她也住在底层一间有窗户的房间里。

当她熟睡的时候,一个男子突然在她的床上袭击了她,他用一根很沉的金属棒猛击她的头,然后反复地抽打她,等她昏迷以后剥光了衣服强奸了她,事后而且用一种开张器,一种类似医药用品商店里通常出售的窥测器之类的东西野蛮地玩弄她,进行狂暴的残忍的“检查”,而且临走时又用铁棒伤害她,给她造成了大面积的内伤,度过几个月的昏迷状态以后,玛丽活下来了,但对那次袭击和那个凶手她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1974年1月31日夜晚，琳达用蒸锅为她的室友们做了一顿晚饭，然后陪同同室的一个姑娘和她们俩都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男士到校园里但丁酒吧喝了一二个小时的啤酒，晚上9点她回到住处。跟往常一样，她先把闹钟拨好，定在第二天早晨5点30分以后，便于11点上床睡觉了。大约1小时以后，睡在琳达隔壁房间（临时的）里的那个姑娘从楼上下来，也上床睡觉了，这位和琳达同屋住的姑娘睡觉一向不沉，然而那天夜里她却什么也没有听见，直到第二天早晨闹钟不停地响才把她吵醒。随后，那家电台的经理又打来了电话，询问琳达为什么没去播音。琳达在哪里？她没有去电台上班，经过人们迅速的查询，发现她已经失踪了，然而她的自行车仍在屋子里。

琳达的室友们都感到非常关切，星期五过去了，仍然没有她的消息，她们开始为她感到担心并害怕起来。那天下午4点左右，琳达的母亲希利打电话来，说琳达曾邀请她和家里的其他人那天晚上过来共进晚餐。

“我们已经一整天没见着琳达了！”同室一个吓坏了的姑娘在电话里说漏了嘴，说完便流下了眼泪。

琳达的母亲希利顿时感到脊梁骨一阵寒冷。她后来回忆说，“我立即意识到一定是出事了，便马上向警察报了案。”

她和她丈夫是在琳达的住处见到警察的，姑娘们都聚集在起居室里，她们谁也不敢单独经过琳达住的那个房间。

警官们则显得彬彬有礼，有板有眼，认为琳达的失踪不大可能与谋杀之类的暴行有关，处理这样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只

是例行公事,从他们所提的问题里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琳达的失踪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性,她迟早会在她的男朋友那里露面,或者打电话来说她平安无事回家了。

琳达的母亲是个能够自我克制的女人,她冷静地向警察解释说她的女儿琳达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其中一个警察告诉她说,“咳,干这种事的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些人,老实人闯大祸。”

对琳达的房间进行了检查,人们只在她的枕头和床单上发现了一小块血迹,血型为 A 型,阴性,属琳达的血型。另外,在她挂在壁橱里的睡衣上还发现了一块干结的血斑,经化验血型也是 A 型。官方的结论是:琳达因深夜鼻窦出血到什么地方找人护理去了,应派人去当地医院查询。

她的红背包和一套换洗的衣服不见了,这意味着她是自己离开住处的,但她的被单和一只绣花的红缎子枕套也不见了,另外,她的床铺的四角整理得就像医院里的病床一般,而要做到这一点需将床先从墙边拉开,然后再把它推回到原来的位置,使警察感到纳闷的是,一个很少整理床铺的姑娘为什么会在病情危急的情况下花时间做这样的事,而且,为什么还要把被单和枕套带走?

根据警方最初掌握的情况看,对这个案件所做出的最可能的分析似乎是荒谬可笑的。外人怎么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破门而入,悄悄地走下楼,制服琳达以后将她用被单包裹起来,然后再带着她的长 5 英尺 7 英寸、重 115 磅的躯体返回楼梯走出去而没有任何声响呢?况且,这个人还得花时间仔细

地将她的床铺好，把她的睡衣挂起来，挑选一套换洗的衣服并带上那个红色背包！

警方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牵强附会，因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没有在她房间里撒粉取指纹，没有寻找发丝或纤维等蛛丝马迹进行分析处理，甚至也没有对在她被单上发现的一块精液斑迹进行化验。

此后几个月内西雅图警察局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此案的新情况，甚至在他们断定琳达一定是被人从房间里弄走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这才把琳达的失踪和玛丽遭到野蛮的强奸和蹂躏联系起来，在这之前，没有人考虑过这两起案件在作案时间和条件方面的相似之处。也没有人愿意对案件做这样的分析，即：那个杀人凶手对医院的情况很熟悉，对医药用品也很内行，此人在作案之前一定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大学区游荡过，以寻找他作案的对象。

《西雅图时报》和《西雅图邮报》曾就琳达失踪一事登载过几篇报道，但后来当警方的调查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报道也就停止了。

在琳达失踪差不多两个月后，《西雅图时报》于3月29日又向读者推出了一篇题为《对女学生失踪之事的答复》的报道。这篇报道说，一位名叫唐娜的19岁姑娘于3月12日那天在西雅图南边60英里处的常青州立大学校园里失踪了，该校位于州首府奥林匹亚市内，当天下午7点左右还有人见她离开宿舍去参加一个校园爵士音乐会。

唐娜有点儿神经错乱，她与性情开朗、意志坚强的琳达形

成鲜明的对照,但跟琳达一样,也酷爱音乐(唐娜喜欢吹长笛),但也涉猎玄学,诗写得很美,而且常常被中世纪的炼金术的传说弄得神魂颠倒。看来她对读书感到厌烦,就像她对华盛顿州西部地区的霏霏淫雨感到厌烦一样。

唐娜失踪5天以后才有人向其亲属和有关部门做了报告,她的朋友们认为她也许又偶然交上了一个新朋友,这种事对她来说不是新鲜事,也许她一时心血来潮搭上了某个男人的汽车,这样的情况对她来讲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几个月之前她就曾搭乘别人的汽车南下俄勒冈去逛了几天,连究竟想去哪儿,要呆多久,她从不向任何人打招呼,结果最后又突然出现。

唐娜几乎天天服用大麻,朋友们认为她也有可能服用其它药物。她有4个情人,但经调查之后都排除了嫌疑。

接到唐娜失踪的报案后,警方首先考虑到的是自杀的可能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近来心情忧郁,喜怒无常,但后来没有发现她自杀前留下的笔记,也没有发现她的尸体,并且也不见她再返回校园,于是警方做出结论:唐娜被绑架了。

人人都在猜测她是怎么失踪的,她出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夜色朦胧,下着雾,为抵御湿冷,她用奶奶的长外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外套是她珍爱的一件纪念品。

当她从绿树成荫的校园里经过的时候,她有可能选择一条黑暗的小路,在那里凶手有充分的机会从暗处窜出来,无声无息地把她制服。

但警方认为对唐娜的绑架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很有

可能是被人用汽车从校园里带走的。对诱拐她的那个凶手来说,唯一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停车地点应该是大礼堂后面的某个地方,因为那天的爵士音乐会是在大礼堂里举行的。那天晚上校园里的学生很多,如果有一个男人挟持一具尸体从旁边经过的话不会没有人看见。因此,唐娜一定是自愿陪伴那人走到汽车里的。至于绑架是发生在音乐会之前,音乐会期间,还是在音乐会之后就不得而知了。她是死是活仍然是个谜,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唐娜。

琳达和唐娜这两起案件只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一是两个受害者都是在校女大学生,二是她们的命运如何连一点线索也没有。两起案件的不同之处则比较明显,首先这两个姑娘的身体条件很不一样:琳达是高个子,很漂亮,充满活力;唐娜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不足100磅,性情比较孤僻;两起事件的发生地点相距60英里,属于两个不同的警察管辖区,前后相隔40天;一个姑娘是从床上被弄走的,而另一位则是自己从屋里走出去的,并且有人看见她当时还是很活跃的。

新闻界对唐娜失踪事件的报道比对琳达失踪时的报道还要少,至今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华盛顿州西部地区人们的忧虑和恐惧。

接着在华盛顿州立中央大学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该校位于爱伦斯堡,在乡村,距西雅图和奥林匹亚都是120英里,在这两个城市的东面。爱伦斯堡坐落在瀑布山脉东部的起伏的丘陵地区,离滑雪区很近,离西部地区人口聚集的中心城市却很远。一年当中的多数时候,西部地区的人要想进入爱伦

斯堡的话，只有从陆路经过美国 90 号公路上的那个可怕的海拔 1010 英尺的斯诺奎尔隘口。

1974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晚上，差不多 9 点钟的时候，21 岁的柯蒂丝在华盛顿州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作完了她的功课，走出了大门，在那里她遇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那人身穿一件长外套，头戴一顶毛线帽，帽子盖住了多半个脑袋，他的左臂用纱布包着，没有用吊带，她还发现他的手指用薄金属片包裹着，金属薄片做得非常草率，看上去像是用一只手做了套上去的，又像是用带子捆在指头上的。

尽管如此，柯蒂丝还是主动提出帮助他拿几本书，他感激地接受了她的帮助，于是他们朝他的汽车走去。后来她回忆那个陌生人的身高不会超过 5 英尺 8 英寸，因为她穿平跟鞋的时候身高为 5 英尺 9 英寸，而他看上去肯定要比她矮。她对警察进一步回忆说，“她似乎总是侧着身子看我，当他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样子有点儿滑稽，他的两只眼睛也显得有些古怪。”

他的车停在校园里一块昏暗的荒草坪上，当他们走近汽车时，他嚷道胳膊痛，说胳膊是在一次滑雪事故中撞在一棵树上受伤的。

来到汽车门边以后，那人将车门钥匙交给柯蒂丝并要她打开车门，由于她心怀疑虑，她拒绝了，所以他自己把车门打开了。几个月以后她回忆说那辆车是一辆黄色的双排座大众牌小型汽车，前排座是黑色的，高靠背式的。当他打开车门的时候，车内的灯没有亮，但她看得很清楚，车内后排客座席已